

诗歌

芦花如雪



□陈光辉

有人说
你是水边生长的竹子
是水挺出你生命的
坚毅
而你却
缺少竹子四季如一的
苍绿

有人说
你像种植在河边的高粱
在深秋高昂着头颅
接受丰收的洗礼
而你却
轻浮成没有厚重的
花絮

有人说
你是江南冬天吐出的
雪花
闲落在丛丛芦尖
汇聚成一个冬天温暖的
思绪
而你却
失去冬雪的洁白与
飘逸

你就是你
你是诗经苍苍的蒹葭
你是水墨江南悠长的记忆
你映出明月板桥霜迹
你勾起孤雁夜空南涉
你浸湿江州司马的青衫
你折弯王临川芦花千顷月明中
一声的叹息

你就是你
你站立出田野苍茫的辽阔
你慰藉着水对秋澄澈的怀想
你听惯寒风在耳边的聒噪
你坚守着季节
一直
从严冬到春回大地的更替

花枯了
水瘦了
你守候在水边在江南
渐渐变成另一种开花的
诗意

《蜀山副刊》 专题征稿

如果说历史可以触摸,那么钱塘区的街道名、村名甚至于一座桥的名字,都是往昔岁月的传递。它们承载着旧时的印记,沉淀出岁月的光彩。即日起《钱塘地名故事》栏目向大家征稿,我们以地名见证历史,感触钱塘旧时光里的温度。

征集内容:讲述或忠实记录钱塘区范围内的地名故事,从钱塘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留下深厚的文化底蕴,憧憬钱塘区的美好未来。体裁为诗歌、散文、小说,字数2000字内为宜。欢迎大家积极投稿!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投稿邮箱:qtxqdaily@126.com
联系电话:0571-82987137

记忆深处的老屋

□余观祥

我家老屋位于新湾老街的西北,与后街头直线距离约1公里,是太爷爷手里建造的,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四代人居住了。在这老屋下,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以前,沙地上草舍遍地,瓦屋寥若晨星。我家老屋由正房、厢房、过弄构建而成,立在众多草舍之中,大有“鹤立鸡群”之感,十分显眼,方圆十来里,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老屋。老屋还有一个名号,叫“德大里”。“德大”是太爷爷开“花米行”的行名,于是大家把我家祖宅叫作“德大里”。

由于太爷爷和爷爷都很早过世了,对于老屋建于什么年间,一直都是个谜。在我童年时,有了一个大致的答案。有一年我家有事,把71岁的二姑婆请来了。席间,大家七嘴八舌谈论着这老屋的建造时间,二姑婆说,老屋是她“小毛头”时建造的。二姑婆属鼠,如果还在世的话,今年应该是133岁。换句话说,约133年前,在新湾南沙大堤边,太爷爷就建造起了这高大的瓦屋,可见他当时的经济实力。

在老屋度过的岁月,我有许多欢乐的回忆,也有许多无奈。欢乐的是,夏天在老屋的旮旯里滚蜘蛛网、粘知了,雪天在老屋的“道地”(“道地”,方言“门前的院子”的意思)里撒大米、捕麻雀,雨天在老屋前接屋檐水……无奈的是,老屋历经岁月,年久失修,有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黄梅天,还潮湿不堪……

旧时的房屋有“大九架”和“小九架”之分,我家老屋属“大九架”,进深很深,开间又很宽。进深足

有十四五米,开间也有五米多,屋面呈“鸟势”状。屋北有很大一片竹园,竹叶随风飘动,有的落在瓦沟里,积得多了,就成了瓦沟落水的障碍物,时常外面大雨阵阵,里面飞流直下。盛夏天,半夜里一场雷阵雨,一不小心,雨水会直淋你的身上。于是,母亲点上美浮灯,脸盆、脚盆、水桶等家什,齐齐上阵,一起用来接漏。雨下久了,漏雨点更多了,屋内全是湿湿的烂泥地,地面很滑,走路得小心翼翼。有时,雨大漏点多,接漏无济于事,只能坐等雨停。最让人难受的是黄梅季节,气压低,空气流动差,屋内地面泛潮,水缸外也都湿漉漉的一片,使人心情很闷很烦躁。

我幼年时,屋脊上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远远望去是一只灰白相间的硕大的鸟,脚里套着一个银白色套子。它站立在屋脊上,头朝南方,一动不动,没有要飞走的意思。生产队里的人闻讯后纷纷来看稀奇。这时,一个毛头小伙子,也是我的堂叔,突发奇想,搬来一个梯子,带上一只“潮兜”,赤脚踩在薄薄的瓦片上,从背面轻手轻脚地靠近那个“不速之客”,想利用“潮兜”网住那鸟,一饱口福。在堂叔手起兜落时,鸟儿一展翅膀飞上了蓝天。这位“不速之客”,据见过世面的人说,是信鸽。堂叔捉鸟踩碎了一批瓦片,第二天一场雷阵雨来临,屋内外的雨就一样大了。

1969年冬,萧山县13个公社的民工,参加南沙大堤以北、头蓬至新湾段的围垦。城南区的新塘、城东、裘江、城南等公社的民工,都住在我们大队的社员家。我们生产队各家住的都是裘江公社的人。我家老屋的堂前,住满了裘江公社一个生

产队的人,在堂前打了个大通铺,道地上搭起了地灶,在屋檐下挂了汽油灯,用来照明。傍晚,疲劳不堪的民工们收工回来后,立即吃饭睡觉,堂前随之鼾声四起。

1974年13号台风袭击,我家老屋虽摇摇欲坠,但幸免于坍塌,可生产队有5户人家的草舍,被吹了个底朝天。队里发出倡议,一户有难,众人相助。于是我家堂前住进了周家三婆婆一家。他们祖孙6人,在这里临时避难,直到10多天后,他们的“直头舍”(草舍的一种)重新建好了,才搬走。



资料图:沙地旧时的草舍

光阴荏苒,老屋见证了四代人的成长和离去。老屋大家庭中的成员,也逐渐地一户户搬离,另建新房。如今,老屋一带成了“钱塘枢纽、高铁新城”的核心区块,也是新湾街道建设的亮点区域。

相伴



“爱”简单而又平凡伟大的字眼,其本身富有深刻含义。身处岁月静好的和平时代,与我们相伴而行的有诸多东西,但,唯有“爱”,是独一无二,也是无法取代的。愿“爱”相伴一生,给予永恒的温暖与牵挂。爱,与你相伴。

青春像花一般美好,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20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临江,激情奉献,参与了围垦建设工程。忆往昔峥嵘岁月,惜今朝幸福生活,钱塘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时代新人,更是见证了这方土地的生生不息!作品借东沙湖畔的苍鹭回忆了知识青年的悠悠岁月、展望了钱塘热血青年的奋斗激情!

□倪海峰

花样年华



那一天,你我都是“临跑者”

□张琼

无数次奔跑,奔跑在家乡的路口,在这个秋日,我和父亲、舅舅搭乘开往故乡的客车。

一打开车门,师傅叫了我父亲的小名。我一时间恍然,抬头看见师傅淳朴的笑容,原来是老乡,瞬间倍感亲切,秋日的阳光打在师傅的方向盘上,恰如故乡的温暖流淌进我们的心里。于是乎,一路的乡音,一路的回忆,一路的美好。

曾一次次地想,一次次地望,一次次地踏上回家的路。而这一次,作为临江街道乡贤代表的我们,以特殊的方式回到了家乡。

这一条熟悉的路,不知道走了多少回,都留下了岁月的况味。而每一次,都走不够回家的路,看不够家乡的风景,更吃不够家乡的美食。

“孩子,你和爸爸、舅舅都来了啊!”又一次听到熟悉的乡音,这不是我几年不见的大舅妈嘛!大舅舅离开后,只有她一直住在老家。

“快,孩子,去家里坐一会。”推开熟悉的门,踏进四方的院落,安静而又美好。

这几年家乡的每个角落都驶上了美丽乡村的快车道。恰如大舅妈在窗下栽种的花儿,一朵朵随着花秧攀在窗上,四五枝地散着,一串串的花,惊艳着院落的墙角,风吹过,散落一地的诗。还有阔大的翠竹,俯仰生姿,装扮着秋日几许的姿色,绿色的叶念着花开的时节,梦着萦绕身边的花香。

大舅妈惊喜我的归来,一直握着我的手。“缠”着

回家的孩子,问饿不饿、冷不冷、想吃点什么。

“大舅妈,我不饿啊,今天是乡贤活动,我们都回来看看。”大舅妈一边给我拿锅里的年糕,一边连连说道:“好好好,都成才了,太好了,这是今年新做的糯米年糕,你都拿着啊……”

大舅妈的热情好客就如家乡的每一位人。我虽然离开故乡多年,但是一回来,看到所有人脸上的笑容依然是如此亲切,就仿佛自己还在童年时光,那个背着书包奔跑在家乡小道上的小女孩。

“慢一点,孩子,爸爸给你在这里拍一张照片。”等我醒过神来,看到父亲已经对准镜头。“真好,你外婆她们都去戏台看戏了,还有土特产可以拿噢,都是免费的啊……”大舅妈欣喜地给我介绍着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快,上车了啊,去下一站参观了。”直到乡贤老师喊我了,才匆匆告别了我的大舅妈,但是我的衣兜里已经被她塞满了鸡蛋、毛豆,还有一袋甘蔗,都带着温暖。

这次的乡贤联谊会,见到很多熟悉的脸庞,有我的老师,有叔叔、伯伯,也有一起写作的前辈,有不少人,已经有十多年不见了,但此刻一遇到,都没有任何陌生感,仿佛昨天我们还在一起。

大家一起走进吉利汽车、知青文化园、萧东村,到一个地方都深切地感受到家乡近年来的发展成果。

“这真的是我的老家吗?改变实在太太!几年不来都不认识了。”一走进萧东村,王伯伯就开始感

慨起来,这个每天迎接杭州第一缕阳光的村庄,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一改旧貌,成为了水清岸绿、物阜民丰的美丽乡村。

“你和爸爸太厉害了,你们是首批工作室啊,你爸爸的照片拍得太有感情了……”“是啊,你看这组潮头鱼,拍得多好啊,我们都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在“你和我”临跑者工作室,现场受到了每位乡贤的好评,大家还拿着我出版的几本书啧啧称赞。

我一抬头看到父亲脸上的亮光,他给大家如数家珍般介绍着50多张精选出来的摄影作品,这一张张反映着临江蝶变、钱塘江和围垦记忆的照片,都浸染了父亲对于摄影真挚的热爱,这是父亲无数个日日夜夜辛苦拍摄的成果亮相,更是临江半个世纪来的真实见证。

树高千尺离不开根,不管身在何方,转身就是家乡的方向。大屏幕上正在播放远在美国读博的弟弟发来的视频祝福。“一说起家乡的话,我就开始想家了……”听到我学霸弟弟对于家乡的祝福,朴素而又真诚:“祝贺临江街道‘临跑者’新乡贤联谊会成立,我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我一直都关注着家乡的变化,祝福家乡越来越好。”

家乡的路有多远,弟弟说,一辈子走不完;家乡的景色有多美,父亲说,一辈子拍不完;家乡故事有多精彩,我想说,自己的拙笔,更是一辈子写不完。但我们都在努力奔跑,只为了家乡更美好的明天。